

从领域一般到领域特殊：教学研究 范式的重心转移

徐学福 金心红

摘要 教学研究范式发生了从领域一般到领域特殊的重心转移，具体表现为研究的核心信念从普适性规律转向特殊性存在，研究重心从教学形式转向教学内容，研究路径从演绎逻辑转向归纳逻辑，研究旨趣从理论兴趣转向实践兴趣。导致这种转向的思想基础是哲学从现代理性主义转向了后现代主义，心理学从观念心理学、机能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转向了认知心理学、情境学习理论。领域一般教学研究范式与领域特殊教学研究范式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路径相异、功能互补的关系。认识各自的价值与局限，修正自身的偏颇，彼此相向而行，是使两者有机融合，获得综合理论，发挥两种研究范式综合效用的关键。

关键词 领域一般； 领域特殊； 教学研究； 研究范式

作者简介 徐学福/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重庆 400715）

金心红/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重庆 400715）

科学研究并不是单纯累积性的，而是在某些时候发生非线性的突变与飞跃，这种质变通常成为科学进步的关键环节。托马斯·库恩认为这种变革实质上是研究范式的变革。所谓范式(paradigm)，是指“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1]这些“规范”着研究共同体的“共同承诺”有些是言明的，有些深藏在研究行为中，甚至于研究者都不一定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它们却深刻影响着研究者的专业行为，使得拥有相同研究范式的研究者表现出相似的研究样态。教学研究范式是近年来教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学者区分了逻辑演绎、自然类比、实证分析、人文理解四种教学研究范式，^[2]有学者主张教学研究范式向后现代转换，^[3]也有学者将目光聚焦于我国教学论研究范式，^[4]乃至学科教学论等具体科目的研究范式。^[5]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可以辨析出不同的教学研究范式。^[6]考察教学研究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存在着从领域一般向领域特殊的范式转移，从这一角度进行概括跟其他教学研究范式研究有某些暗合之处，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教学研究更深层次的脉络，为揭示教学研究的底层逻辑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

一、领域一般教学研究范式的盛行

“领域”(domain)一词,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是:学术思想或社会活动的范围,据《韦氏大学词典》解释为:知识、影响或活动的范围。对于知识活动而言,领域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原理的集合”,“一组特定的原理、运用这些原理的规则以及这些原理所应用于的实体一起构成了一个领域”。^[7]在知识活动中,某些原理、规则适用于不同的领域,另一些则只适用于特定的领域,前者称之为“领域一般”(domain-generality),后者则称之为“领域特殊”(domain-specificity)。比如在教学中,一门学科可称之为一个领域,如果某种教学原理与规则适用于所有学科,那么这些原理与规则就是领域一般的(domain general)。领域一般教学研究范式就是指以揭示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般性、普适性原理与规则为目的的教学研究范式。

领域一般教学研究范式伴随着科学化教学研究活动的产生而形成,并随着教学研究的深化而不断盛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教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夸美纽斯可以说是尝试教学理论科学化的第一人。夸美纽斯认为自然中存在着良好的秩序,采用“自然类比法”可以从自然秩序中导引出教学秩序。他说:“普遍采用自然的方法对于学生是大有好处的,就像平坦而无歧途的道路对于旅行者一样。假如普遍的原则能够首先确定,不容争议,就比较容易指明特殊的偏离来了。”^[8]从夸美纽斯开始,教学研究致力于使教学机制化,班级授课制就是教学机制化的产物。教学机制化的本质是从纷繁复杂的教学活动中抽象出相对固定的原理、规律和机制,使教学变得条理简单、可控易行。对此,裴斯泰洛齐说:“如果不能成功地把教学的机制化为永恒的规律,那就绝对不可能从整体上纠正学校弊病。”^[9]裴斯泰洛齐试图将教学研究奠基于心理学的基础上,努力使教学心理学化。他认为人的智能的发展与人的物质本性一样,都服从某些普遍规律,并且能够从其中找到“一条普遍的心理学化的教学方法的可靠线索。”赫尔巴特关注的也是教学的一般规律。他说道:“普通教育学不应专注于特殊问题,致使对整体的概括收缩为对某一特征部分的探讨。”^[10]赫尔巴特基于其观念心理学体系,提出了著名的“明了——联合——系统——方法”四阶段形式教学理论,将教学的机制化(形式化)水平提到了历史性的高度。杜威的教学理论所寻求的同样是一般性、普适性的教学规律。杜威将教学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思维(反省思维)的训练上,并认为教学与思维的训练应是同步的,“教学的各个过程,它们在培养学生优良的思维习惯方面做到什么程度,就统一到什么程度……教学法的要素和思维的要素是相同的。”^[11]斯金纳认为,人的经验或知识都是通过强化而获得的,仅通过强化,人就能学习所有的复杂的知识或行为模式,其条件是“任何一个领域的能力建立的整个过程都分解为大量细小的步骤,并且在每一个步骤完成之后都视情况而给予强化”。^[12]依靠程序教学,斯金纳似乎找到了教学的“万能钥匙”,在领域一般研究道路上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领域一般教学研究范式跨越了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期间教学研究取得了